

大夏

大夏书系·名家经典

人生第一课

——民国名家忆家庭教育

王木春 主编



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看，
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
乐。但钟鸣鼎食、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
满足，他担忧更多的孩子，尤其是使孩子接触新
思想，接受新生活，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，使她
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，成为身心健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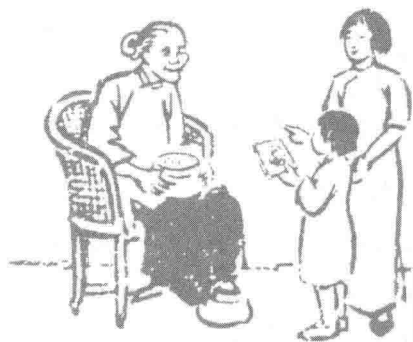
大夏

大夏书系·名家经典

人生第一课

——民国名家忆家庭教育

王木春 主编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第一课：民国名家忆家庭教育 / 王木春 主编. —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

ISBN 978-7-5675-5704-8

I. ①人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家庭教育—中国—民国—文集 IV. ①G789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3758号

大夏书系·名家经典

人生第一课：民国名家忆家庭教育

主 编 王木春
策划编辑 朱永通
审读编辑 齐凤楠
封面设计 戚开刚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6开
插 页 1
印 张 15.5
字 数 210千字
版 次 2017年2月第一版
印 次 2017年2月第一次
印 数 6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5704-8/G·9830
定 价 36.00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民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激烈动荡的时期，也是名家辈出的一个大时代。名家的集体涌现，是历史、时运、家庭与个人“众缘聚合”的产物，然而，在我看来，家庭教育——作为每个人的“人生第一课”，其作用始终是举足轻重的。在《胡适四十自述》中，他说：“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，受了她的极大深刻的影响。我十四岁（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）就离开她了，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，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。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，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，如果我能宽恕人，体谅人，——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。”在胡适一生的处世态度中，家庭教育给他刻下的印痕清晰可见。

家庭的影响，犹如胎记，伴随人的终生。一个人的健康成长，究竟需要怎样的家庭教育？或者说，究竟是什么构成良好的家庭教育？我从书中 56 位民国名家的亲身经历中，提炼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，试着解答这一问题。

一是，好家风的熏陶濡染。家风，不是教科书，不是课堂，也不是父母时刻的耳提面命，更不是挥舞的棍棒，但它却像空气一样，具有强大而持久的渗透力，影响力往往胜过其他有形的教育手段。史学家柳诒徵出身于书香门第，高祖、叔祖等都是饱学之士，外祖父鲍家也是镇江世族。外祖父好饮酒讲故事，每晚饮酒，就和子女们闲聊家族先辈的陈年旧事与诗文道德，以及当地许多名人的掌故。幼时的柳诒徵，坐在外祖旁边听他谈话，得到不少

知识，并立志“做一个人才，不愧我柳、鲍二家的先德”。柳诒徵后来成为一代史学大家，和早年的家庭熏陶息息相关。

普通人家也有好家风。科学家钱伟长幼年家境清苦，但每逢寒暑假，父亲和叔父们相继回家，便一起“舞文弄墨”，下棋和演奏音乐，“一到晚饭后，每天有一小时的音乐活动，父亲善琵琶和笙，四叔善箫，六叔好笛，八叔拉一手好二胡”。钱伟长说自己“就在琴棋书画的文化环境中受尽了华夏文化的陶冶”。长大后，钱伟长没有走上文史或艺术之路，但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以及长辈们的好榜样，也是一种教育，启迪他“懂得要洁身自好，刻苦自励，胸怀坦荡，积极求知，安贫正派”。

二是，先学做人，后学做事。孔子说：“弟子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可见，凡事先学做人，乃中国千年的古训。考古学家贾兰坡小时家境殷实，但母亲要求他的穿戴不能与其他孩子有区别，“只比别的孩子多件内褂和内裤，外表仍是粗布衣裤”。别家的孩子在玩的时候都背着扒簍，边玩边拾柴，母亲也让他背一个，不在乎拾多少柴，就是不能比别人家的小孩有特殊感。母亲的教导影响了贾兰坡一生的为人原则：“对待他人，不管职位高低，都能一视同仁。”

如何待人是做人的一个方面，可仅有它是不够的，还要做“大写的人”。齐白石小时候，家乡附近来了官员，大家趋之若鹜去围观，唯独齐白石颇为不屑，不愿前往凑热闹，旁人很不理解，母亲却赞扬他“有志气！”抗战期间，北平沦陷，早已出名的齐白石为对付日寇及汉奸的索画，贴出“画不卖与官家”的公告，谢绝见客。这种气节，源自当年母亲的影响。

刘海粟的母亲知书达礼，是清末文学家洪亮吉的小孙女。母亲多次讲祖父洪亮吉和诗人黄仲则生死不渝的友情故事，然后说：“士必先器识而后文艺。……无品而艺稍高，如扬素……终为人品所累，为人不齿。对贫苦朋友要处处关心……只图自己锦衣玉食、胁肩谄笑于权贵之门，趋奉惟恐不及，忘却生灵涂炭、同胞辗转沟壑者，最可耻。”母亲这番教导，作用深远，八十多年后，刘海粟在回忆中写道：“我的足迹也到过日本、印尼……见过很多学

者、艺术家、政治家、科学家，读过古今中外很多格言。惟有母亲这段誓言，深深地刻在心上，每当大的考验压到肩上时，这声音就特别洪亮、亲切。”

今天有些家长，唯分数是求，罔顾子女的做人训练，甚至从小灌输一套“世故”哲学，不由令人感慨。

三是，思想开明，见识高远。子女是家长的影子。家长的思想格局，常常限定着孩子的一生——能走多远。作家张允和的父亲张冀牖是一位教育家，爱书成癖，中外书籍都有。上世纪二十年代左右，他为了让更多的孩子，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，接受新生活，开始办了幼儿园，接着创办苏州乐益女中。他给几个女儿取名为元和、允和、兆和、充和，“名字都带两条腿”，希望她们不要像那个时代被禁锢在家里的普通女子，而是能迈开双腿，走向社会。在他的培养下，四个女儿都各有成就，成为著名的“合肥四姐妹”。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祖母张氏，文化不高，在教育孙子方面却极有眼光。辛亥革命前后，富裕的苏州人大多养尊处优、满足现状，不肯远离本地向外发展。张氏却与众不同，她鼓励顾颉刚去外面见世面，理由是：“男孩子是该让他出出远门的。”张冀牖身为教育家，他的眼界开阔是可以理解的，而作为普通家庭妇女的张氏，竟有着高于同时代人的见识，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。

在编选书稿的过程中，我发现，许多民国名家的长辈，其教育理念既根植于中国的教育传统，又富有新时代的气息。某种角度说，他们更是一群具有现代眼光的人。这眼光，又决定了他们在教育子女时所采取的方法。

四是，尊重天性。历史学家周一良的父亲是著名实业家，又爱搜集文物字画等等。这种嗜好与修养，使子女们从小耳濡目染。但是，父亲对于子女的专业选择一概不加干涉，任由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，十个子女竟都从事于文史、科学、技术、教育等领域的工作，没一个去搞实业。年轻时的梁漱溟非常有个性和主见，他一阵子想从事革命，一阵子要当和尚，父亲梁济一概任由他，让他走自己的路。正是这种“不干涉”“任由他”，成全了周一良和梁漱溟，因此梁漱溟说：“就在他（父亲）不干涉之中，成就了我的自学。”今天，一些家长喜欢把个人意愿强加于子女的头上，以至造成了教育上的“错位”乃

至酿成悲剧，其原因是家长的自私与专制，又跟他们教育方法上存在误区有关。对此，周一良的父亲和梁漱溟的父亲的做法尤其值得借鉴。

另外，名家的长辈们在教育子女时，还注重培养子女的习惯、关注细节、注意身教等等，这些在名家们的回忆中，均有生动具体的记述。必须提醒一点：这些方法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。——事实上，任何教育方法，都离不开具体的人和环境。我希望，读者阅读这本书，是去感受家庭故事中的美好，领悟家庭教育背后的规律，丰富个人的教育智慧，而不是把其中的某个方法当成教条，或亦步亦趋，或邯郸学步。

王木春

2017年1月5日于福建东山岛

自 序 重温良好的家教传统

作家卷

我的童年	冰 心 / 003
早年的教育和环境	陈衡哲 / 008
童 年	林语堂 / 013
买看不懂的书	郑逸梅 / 018
我的母亲	邹韬奋 / 022
母亲对我的教育	茅 盾 / 027
书塾与学堂	郁达夫 / 031
家塾读书及自修	苏雪林 / 034
我的母亲	老 舍 / 038
我的几个先生	巴 金 / 042
诗的根芽	臧克家 / 045
永远的憧憬和追求	萧 红 / 049
亲爱的父亲	张允和 / 051
怀念祖母	冯亦代 / 055
偷 钱	吴祖光 / 058

学者卷

没有父亲的孩子	陈独秀 / 063
我的自述	柳诒徵 / 068
九年的家乡教育	胡 适 / 072
我的祖母	顾颉刚 / 080
我的父亲	梁漱溟 / 086
先父对余之幼年教诲	钱 穆 / 089
清末帝制时期	冯友兰 / 093
我的初学时代	李 济 / 097
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	朱光潜 / 101
母 教	罗尔纲 / 105
暮年自述	费孝通 / 111
学读书	金克木 / 114
一件影响我一生的小事	于光远 / 118
父亲对我的影响	周一良 / 123
家世与父教	何炳棣 / 125
《红楼无限情：周汝昌自传》楔子	周汝昌 / 130

教育家卷

我的孩童时代与宇宙观与家教	马相伯 / 139
自写年谱	蔡元培 / 141
母 训	黄炎培 / 143
一个苦学生的自述	马君武 / 146
内庭趋侍记	陆费逵 / 152
家庭影响	蒋梦麟 / 156
早期经验与影响	晏阳初 / 160
我的童年	陈鹤琴 / 165
幼年生活	舒新城 / 169

科学家卷

从小得到的启发	茅以升 / 175
四个春秋	高士其 / 178
《与鸟儿一起飞翔》选	郑作新 / 182
做一个像岳飞那样的人	王淦昌 / 188
八十述怀	吴大猷 / 192

我的童年	贾兰坡 / 194
幼年的乡村生活	钱伟长 / 198
《七彩的分光》选	王大珩 / 201
父亲和我	杨振宁 / 207

艺术家卷

从识字启蒙到初拾画笔	齐白石 / 213
祖母的回忆	梅兰芳 / 218
母亲的教诲	刘海粟 / 222
回忆与怀念	林风眠 / 225
我的自传	王朝闻 / 227
绘事话童年	关山月 / 231
入学前后	启 功 / 235

人生第一课

——民国名家忆家庭教育



作家卷



冰心 (1900—1999)



原名谢婉莹，现代著名诗人、作家、翻译家、儿童文学家。福建长乐人。主张爱的哲学。著有小说集《超人》，诗集《春水》《繁星》，散文集《寄小读者》《小桔灯》等。



我的童年

◆ 冰 心

提到童年，总使人有些向往，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，是悲哀，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；有许多印象，许多习惯，深固的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，而影响他的一生。

我的童年生活，在许多零碎的文字里，不自觉的已经描写了许多，当曼瑰对我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有兴味，而欣然执笔。

中年的人，不愿意再说些情感的话，虽然在回忆中充满了含泪的微笑，我只约略的画出我童年的环境和训练，以及遗留在我的嗜好或习惯上的一切，也许有些父母们愿意用来作参考。

先说到我的遗传：我的父亲是个海军将领，身体很好，我从不记得他在病榻上躺着过。我的祖父身体也很好，八十六岁无疾而终。我的母亲却很瘦

弱，常常头痛，吐血——这吐血的症候，我也得到，不是肺结核，而是肺气枝涨大，过劳或操心，都会发作——因此我童年时代记忆所及的母亲，是个极温柔，极安静的女人，不是作活计，就是看书，她的生活是非常恬淡的。

虽然母亲说过，我在会吐奶的时候，就吐过血，而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并不曾发作过，我也不记得我那时生过什么大病，身体也好，精神也活泼，是那七八年山陬海隅的生活，我多半是父亲的孩子，而少半是母亲的女儿！

在我以先，母亲生过两个哥哥，都是一生下就夭折了，我的底下，还死去一个妹妹。我的大弟弟，比我小六岁。在大弟弟未生之前，我在家里是个独子。

环境把童年的我，造成一个“野孩子”，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。我们的家，总是住近海军兵营，或海军学校。四围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，我没有玩过“娃娃”，没有学过针线，没有搽过脂粉，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，没有戴过花。

反过来说，因着母亲的病弱，和家里的冷静，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，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，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。为一切方便起见，我总是男装，常着军服。父母叫我“阿哥”，弟弟们称呼我“哥哥”，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。

父亲办公的时候，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，我的游踪所及，是旗台，炮台，海军码头，火药库，龙王庙。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，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，水手，军官，他们多半是山东人，和蔼而质朴，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。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，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。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，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。

四岁以后，开始认字。六七岁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。他们比我大了四五岁，仍旧是玩不到一处，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。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，一草一石，一沙一沫，我都有无限的亲切。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，看潮来的时候，仿佛天地都飘浮了起来！潮退的时候，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吸卷了去！童稚的心，对着这亲切的“伟大”，常常感到怔忡。黄昏

时，休息的军号吹起，四山回响，声音凄壮而悠长，那熟识的调子，也使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，我不觉得自己的“闷”，只觉得自己的“小”。

因着没有游伴，我很小就学习看书，得了个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的习惯。我的老师很爱我，常常教我背些诗句，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。比如那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我独立山头的时候，就常常默诵它。

离我们最近的城市，就是烟台，父亲有时带我下去，赴宴会，逛天后宫，或是听戏。父亲并不喜听戏，只因那时我正看《三国》，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，如《草船借箭》《群英会》《华容道》等。看见书上的人物，走上舞台，虽然不懂得戏词，我也觉得很高兴。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，而且我喜听须生，花脸，黑头的戏。

再大一点，学会了些精致的淘气，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，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，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，在磁缸里养着，我学作诗，写章回小说，但都不能终篇，因为我的兴趣，仍在户外，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。

父亲喜欢种花养狗，公余之暇，这是他唯一的消遣。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，对于花木，更有普遍的爱好的。母亲不喜欢狗，却也爱花，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，饮啤酒，汽水，乘凉。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，父亲便带我到旗台上去看星，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。他常常说：“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，而且离我们很远么？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。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。”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。

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，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，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，清洁，光亮，雪白；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。我也常得亲近父亲的许多好友，如萨镇冰先生，黄赞侯先生——民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上将——他们都是极严肃，同时又极慈蔼，生活是那样纪律，那样恬淡，他们也作诗，同父亲常常唱和，他们这一班人是当时文人所称为的“裘带歌壶，翩翩儒将”。我当时的理想，是想学父亲，学父亲的这些好友，并不曾想到我的“性”阻止了我作他们的追随者。

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十一岁，此后我们回到故乡——福州——去，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。我也不能不感谢这个转变！十岁以前的训练，若再继续下去，我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，心理也许就不会健全。因着这个转变，我才渐渐的从父亲身边走到母亲的怀里，而开始我的少女时期了。

童年的印象和事实，遗留在我的性格上的，第一是我对于人生态度的严肃，我喜欢整齐，纪律，清洁的生活，我怕看怕听放诞，散漫，松懈的一切。

第二是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，我不怕寂寞，不怕静独，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。因此一到了野外，就如同回到了故乡，我不喜城居，怕应酬，我没有城市的嗜好。

第三是我不喜欢穿鲜艳颜色的衣服，我喜欢的是黑色，蓝色，灰色，白色。有时母亲也勉强我穿过一两次稍为鲜艳的衣服，我总觉得很忸怩，很不自然，穿上立刻就要脱去，关于这一点，我觉得完全是习惯的关系，其实在美好的品味之下，少女爱好天然，是应该“打扮”的！

第四是我喜欢爽快，坦白，自然的交往。我很难勉强我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，见些不愿意见的人，吃些不愿意吃的饭！母亲常说这是“任性”之一种，不能成为“伟大”的人格。

第五是我一生对于军人普遍的尊敬，军人在我心中是高尚，勇敢，纪律的结晶。关系军队的一切，我也都感兴趣。

说到童年，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，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，“返乎自然”的习惯，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，因此，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，知足。我尊敬生命，宝爱生命，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，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，只要人们有决心，肯努力。

这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，他的本质无所谓痛苦，也无所谓快乐。我们的人生观，都是环境形成的。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，自己有了勇气，别人也因而快乐。